

A Selection of HuKuan's Poetry

胡寬詩集

漓江出版社

A Selection of HuKuan's Poetry

ISBN 7-5407-1947-8



9 787540 719470

ISBN 7-5407-1947-8/1 • 1207

定价：平装 25.00 元
精装 43.00 元

胡 寬 詩 集

A Selection of HuKuan's Poetry

主編：牛漢

徐放

胡征

漓江出版社

胡宽诗集

胡宽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6 字数 309,000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平 1 — 1000 册
精 1 — 1000 册

ISBN 7-5407-1947-8/I · 1207

定价: 平装 25.00 元
精装 4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胡宽，一个读神者的神话

——序《胡宽诗集》…………… 李震（1）

1979——1983

冬日	(13)
遗憾的相遇	(14)
漂亮的几声呐喊	(16)
追忆	(19)
H 的前言——只要营养跟得上	(25)
幸灾乐祸者的所见所闻	(28)
无法改变的徒劳的 KUAN	(29)
玄武岩	(32)
不是题目的题目的题目	(37)
《银河界大追捕》	(45)
献给我亲爱的婆婆	(51)
W 乐章 自供状	(53)
土拨鼠	(61)
爆炸新闻	(72)

K · 81 命名大会……记住	(7 5)
别遗忘了 被海水吮吸的骨头	(7 7)
我们已不再幼稚	(7 9)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8 6)
滚开 平淡无奇的故事	(9 3)
潜流	(9 7)
箱子	(9 9)
累了 就让他喘口气	(103)
B · O ·	(105)
——站住 夹着尾巴的隐私	(109)
在旅途中 寄给月亮的“最后通牒”	(113)
有形的和无形的	(114)
脚	(119)
悲剧 21 世纪 你能摆脱吗?	(121)
死城	(126)
圈套	(135)
W 乐章 改头换面的奏鸣曲	(140)
M. C. 姐	(144)
青春 我的不知名的朋友	(147)
赌棍	(150)
六月	(154)
幸运的鼠辈	(156)
自述 我是寒流	(158)

1984 — 1988

034 破产阴谋	(163)
开山鼻祖	(165)

炮弹子.....	(167)
请在这里 信心百倍地正视她.....	(169)
催眠曲.....	(170)
峥嵘之邦.....	(172)
唉, 中午.....	(174)
广告与诚实.....	(176)
历史.....	(178)
? 剧.....	(180)
摹仿者.....	(182)
超级巨片 丽丽.....	(188)
谢谢各位.....	(194)
护身符.....	(196)
夕阳下 活剥大狗熊.....	(217)
自认高明.....	(221)
疼痛将会消失吗.....	(223)
赝茶.....	(227)
A. J. 胖子	(229)
毒吻.....	(231)
X M Y H V	(235)
Q	(236)
一块发烫的猪排和冬天在这些日子.....	(238)
要不要我帮你脱掉大衣.....	(244)
伪证.....	(246)
鲛.....	(253)
虚妄的婚媾.....	(255)
那是一间不透气的房子.....	(257)
晚安, 圣弗兰西斯科.....	(258)

碳酸氢氨·····	(260)
531 ·····	(262)
大重九 (9.9) ·····	(264)
无形的诱饵·····	(265)
阉人节·····	(290)
1988 祝酒辞·····	(306)

1990—1995

明日复活·····	(309)
我仍旧愚钝，只要我的心脏还在颤抖·····	(311)
无痛分娩·····	(313)
暮日——你从极地出发·····	(318)
荒废的祭坛·····	(319)
断桅舟·····	(321)
对你的爱无限赤诚·····	(323)
惊厥·····	(325)
别涉及那个伤感的问题·····	(331)
告别宴会的前夜·····	(333)
与 T.S 对弈 ·····	(334)
如果打击还不能使他清醒·····	(335)
不屈的头颅·····	(336)
L 与 H 的某次会晤·····	(338)
就这样岿然屹立·····	(341)
报刊亭·····	(342)
今年的中秋节我感到晕厥·····	(344)
牝马·····	(348)
生命里不允许杂质混迹其中·····	(350)

它爱黑夜爱得那么狂热·····	(353)
黑屋·····	(355)
窥见江河流入海洋·····	(365)
如果有偏见那也纯粹是巧合·····	(366)
同呼吸，共命运·····	(368)
雪花飘舞·····	(374)
留给3月28日的箴言·····	(380)
旅途中的妙曼境遇·····	(382)
受虐者·····	(383)
附录：胡宽生平及写作年表·····	(411)
跋·····	芦苇 (415)

胡宽，一个读神者的神话

——序《胡宽诗集》

李 震

公元 1995 年 10 月 30 日，中国诗歌史上又一个黑色祭日！继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之后，又一位年轻的诗歌天才的生命殒落了。胡宽，这个在当今诗坛尚且不见经传的名字，从此将成为一种纯洁、想象力和永远不死的生命的永久代码。

胡宽走了，在写完他最后一部长达六百多行的辉煌长卷《受虐者》之后悄然远去了。他空空而来，为这个世界留下近两百万字的手稿，留下一颗圣洁的心灵和卓越的才情，留下一个正在走向大师的姿态，又空空而去了。

数百名活着的朋友以空前盛大的规模为一个落魄的诗人送行。用泪水和鲜花，用深切的祝福，用对一个纯洁、善良、天才的生命的无限崇敬和爱！他们自发募集资金给诗人出版一本精美的诗集，以表达对诗人及其诗歌的怀念、热爱和敬意，并以此实现大家共同的风愿。

这部由胡宽的父亲、78 岁的七月派老诗人胡征亲任主编的《胡宽诗集》，正是在数百名朋友的崇敬与爱心推动下，走到诸位读者朋友面前的。

这组名义上被称作“序”的文字，对于胡宽的诗歌写作以及他的死亡来说，本质上仅仅是一篇后记。尽管笔者将力图以

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口吻来谈论胡宽及其诗歌，但这显然是很困难的，因为胡宽的死引发我们的，除了巨大的悲痛和惋惜外，还有愤怒。

一、胡宽，用死亡给了诗坛一个响亮的警示

胡宽被人称为陕西的郭路生（食指）。如果说作为“今天派”元老、北京现代主义文学的创始者的郭路生还可以被认为是“未被埋葬的诗人”的话，胡宽则是一位被埋葬了的诗人。胡宽的作品在他生前除了被一群朋友和几所大学传抄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公开形式的发表、评价和舆论的认可，可以说，70年代末期以来如此喧闹的诗坛与胡宽毫无关系！直至今日，当人们在死亡的惊动下去阅读胡宽的遗作时，才发现这个诗坛是如此的狭隘与短视，这令人真切地感觉到，胡宽用死亡，给了中国诗坛一个响亮的警示。

胡宽是诗的真正殉道者。近20个春秋里，他不求闻达，顶着孤寂、贫困、歧视和拒斥以及无时无刻的哮喘，在一种纯封闭的状态下默默地写作，直到生命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亡仍是写作的延续状态。

早在文化专制主义笼罩下的70年代中期，胡宽就和他的朋友们在陕西这块淤积了深厚文化尘埃与乡土气质的黄土地上，率先开始了现代诗、现代剧和现代画的实验，开创了陕西现代艺术的薪新传统。他和他的朋友们与北京的“今天派”不同的是，他们不具备“今天派”那种直接来自政治漩涡中心的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轰动全国、乃至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代言人的可能性，而是在坚持纯粹的艺术实验的同时，先于“今天派”一步，进入了文化—人性批判的层次，并且形成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诗坛的独自行走的路径。

从胡宽 70—80 年代之交的诗作，我们可以找到这条路径的大致轨迹。

(一) 与早期“朦胧诗”(“今天派”为代表)以理性的思考的和政治--社会批判为主体的写作相比，胡宽具有更多的非理性的、纯艺术的写作意识。因此——

(二) 胡宽所具备的那一代人共同的批判锋芒则比朦胧诗更早期地进入了文化--人性批判的深度。这表现为胡宽早期诗作强烈的反文化姿态和对人性真实性的近乎残酷的展示。这两点，尽可以在《冬日》、《在旅途中，寄给月亮的最后通牒》、《悲剧 21 世纪，你能摆脱吗》、《死城》、《我们已不再幼稚——致 28 岁的一封信：理性的粉碎》等早期作品中得到确证。

(三) 人们习惯于将 70—80 年代出现的前卫诗歌统称为现代主义诗歌，但是对于胡宽，如果我们必须用这些主义来谈论他的话，那么他与历史上由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过程相反，他恰恰是由后现代主义而现代主义的，如果我们把他 1988 年以前当作他的前期写作的话，那么他的前期诗作具有较明确的后现代性。更具意味的是，他是在朦胧诗营造的那种早期现代主义氛围中表现出自己的后现代倾向的。在以写于 80 年代初的《土拨鼠》为代表的早期诗歌中，胡宽不像“朦胧诗”那样现代主义地为了建造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的神话而去批判一切，而是后现代主义地敞开人性的真实面目，包括丑陋的、恶毒的和空虚的以及美好的一切，而这一切正是诗人在现实生存中确认下来的；胡宽也不像“朦胧诗”那样试图现代主义地去营造一个新的文化乌托邦，而是后现代主义地去解构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建构企图。由此胡宽的写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后现代表征：读神、甚至自读；反形而上；追求直觉的官能快感，歇斯底里式的诅咒与嚎叫；反诗、反文体倾向及能指的通胀等等，这些表

征在长诗《土拨鼠》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以致使我确信这首诗是中国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后现代诗歌。诗中胡宽以一个虚拟的能指符号“土拨鼠”为支点，对人类文化和人性作了全面拆解与批判，同时，这首诗在语言上的狂放与粗野以及想象力的诡奇与开阔使它绝不逊于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而那个时候，胡宽并不知道有《嚎叫》这首诗，而且四川莽汉主义的李亚伟还没有写《中文系》和《硬汉们》，同时距于坚的《○档案》的写作还有整整10年。因此这首诗的自发性和原创意义必将使它成为中国诗歌史中的一块重要碑石。

就在中国诗坛集体走向文化—人性批判的时候，处于单干状态的胡宽却已开始超越这种属于封闭式自我的“批判”与“格斗”的艺术心态，开始走向以祥和、平静、和谐，具有明显叙事特征的后期写作。与前期相反，胡宽的后期写作是在诗坛一片唯文化和反文化的人性与文化交媾或搏斗的狼烟下，将自己移置在自然的本真与明净之中，从而开始找寻自我与自然的贯通与合一，在大自然的宁静中实现对自我的一种宗教情怀的超越。由此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时期，胡宽像个标准的现代主义者，他似乎在皈依一种瓦雷里式的“神明的宁静”和艾略特式的宗教情怀以及海德格尔式的向生命本真的还原。这一时期的诗作应以《雪花飘舞》和他的绝笔之作《受虐者》为代表。在《雪花飘舞》中，诗人用“雪花”确立了自我与宇宙自然物我同一的化境，“雪花”就像诗人的诗意情怀，漫天飘舞，无处不在。一切真善美、假丑恶、金戈铁马、丝弦锦瑟，在这普天同降的飘舞中化为一片白色。诗人最后落笔于“雪花，落在了生与死的界碑上，落在了了一切应该落和不应该落的地方”，更是用这一化境整合了这世界的一切有无、虚实、高低、凹凸，并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实现了宗教式的永恒。这是对存在的合理

性和价值意义上的终极探求与回答。在《受虐者》中，诗人以对哺乳过程中的精细描述，将生命存在回溯到本初的状态中，展示了生命的神秘、灵智和原始本性。诗人由此回到了自己肉体的本源。以此为起点，诗人的灵魂得以走向永恒与辉煌，走向生命之前的栖身之地。

胡宽创造了一个读神者的神话，由前期诗作对文化、对秩序、对一切生存空间的强烈对抗、反叛和彻底解构到后期诗作走向自然与生命意义上的和谐与同一，胡宽完成了一个现代人在新的生存危机中的精神神话。这一过程无论在精神历程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亦还是诗体形态上，都不仅独自走完了中国诗坛近 20 年的路程，而且对目前困境重重的诗坛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构成了某种警觉与启示。

二、写作，发生在传统与时代边缘的个人行为

胡宽的写作背靠着三条河流：数千年的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西方诗歌传统和来自家庭的由他父亲代表的五四新诗传统。然而由于那个特殊时代的阻隔，这三条河流都未能流入胡宽的血脉，而是将他推向了边缘和反面，因此，胡宽的写作只能是依仗个人天赋的背水一战。

胡宽不仅出生于一个流淌了数千年诗歌文明的国度，而且出生于一个诗人家庭。他的父亲胡征是一位从延安时代走来的著名的“七月派”诗人。但这一背景并没有成为胡宽走向诗歌的正面优势，反而成了胡宽不能接受正规的文学教育的根源。从胡宽的童年时代起，他的父亲就被无端打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胡宽便随着父亲的被捕入狱，劳动改造、下放陕西陇县农村，度过饱受歧视、压抑和颠沛的少年时代，随后是文革、上山下乡、服兵役、当职员，这一经历不可能使他接受系统的中

西诗歌传统和完整的家庭熏陶，而他所遭受的排斥、苦难和挫折将他杰出的艺术天赋推向了所有这些传统的反面。他终于走上诗歌写作的道路，除了由于他先天的艺术秉赋和从父亲骨血中流淌而来的浩然正气与刚正、纯真的激情外，便是由于后天经验赋予他的叛逆性格。所以，胡宽的诗歌写作无论对于传统，还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亦还是那个时代，都是边缘性的、个人性的和反叛性的，也正是由于此，这种写作是原创性的，而非因袭性的。在那样的经历和环境中，他没有多少古书和洋书可读，能够读到的也多是其所憎恶的。他父亲的悲剧潜在地使他拒斥五四新诗传统，甚至导致了他们父子在诗歌艺术道路上的分道扬镳。

他的身后是几条被他背弃的传统之河，他的面前是一片未知与荒芜。写作只能从他个人的经验、天赋与个性出发。因此，胡宽诗歌的独特魅力完全来自他个人的魅力和对个人经验的深刻体悟。胡宽的写作是诗坛直到90年代才开始确认的纯粹的个人写作和边缘性写作。

基于这种个人性质，写作对于胡宽不是一种“历史性幻想”，不是为时代立言，不是闲适而奢华的精神探索，而是对他生存真实性的一种维护，是他生存的延伸和支点，是他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组成部分，或者干脆就是他的生存本身！他用写作与这个日渐伪饰、日渐沉沦的世界文明构成强大的张力和平衡关系，他以写作的方式活着，并最终写作似的死去。

生存与写作的同一，使真实成为胡宽诗歌的最高美学原则。胡宽以一种近乎残暴的真实感去逼视这个世界的美丑与善恶，并用这种真实感去捍卫自己的生存与写作。因此，胡宽的诗不避丑陋和粗野，直面人性的缺陷和伪善，直抵一个坦白而敞亮的、真诚而鲜活的世界。这一世界与这个由金钱、名利、物欲

等一系列权力话语组成的现实生存场境的持久对抗，构成了胡宽诗歌写作和个人生存的双重悲剧，构成了胡宽及其诗歌作品的精神价值，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人文景观。

三、活法与说法：胡宽的诗性魅力

诗，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活法，诗歌作品仅仅是这种活法呈现出的特殊的说法。一个诗歌作品所展示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它的说法和与之对应的活法的不同凡响。

胡宽诗歌的独特魅力正是来自他的说法（语言方式）和活法（生存状态）的不同凡响。

胡宽的生存与写作是智性的，他在向我们呈现一种生命的灵智状态，这种状态对于胡宽来说是自在的而不是自觉的。一种智性的生存与写作在本质上是对功利、私欲、情感的诗意超越。因而，智性的生存与写作者给予别人的是机智、幽默和愉悦，留给自己的却是潜在的悲剧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胡宽及其诗作中得到充分的验证。

对于胡宽，智性的生存与写作，首先呈现为他对传统诗歌抒情本质的拒绝。胡宽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可以算作一个情种，他有过多次热恋和不少情侣，却最终没有一个妻子和家。他的每一次情感旅行，在他的生命中都是那么刻骨铭心，而在他的诗歌里却仅仅是几个机智的玩笑。因而胡宽几乎没有抒情诗，他对情感的“说法”基本上是一种黑色幽默语体。

情感性的写作是一种音乐式的、线性的时间思维；智性的写作是一种造型或绘画式的、立体的空间思维。因而时间型思维长于声音，空间型思维长于造象。空间是由想象构成的，空间的大小是由想象力大小决定的。从小具有绘画天赋的胡宽，具有奇特的造象能力和辽阔无比的想象力空间，这是他智性写作

的一个重要标志。胡宽诗歌的想象力在几乎任何诗歌都必须具有想象力的前提下，仍然是一大特征。这种想象力几乎没有边界和纬度，似乎永远在常人的意料之外。

直觉与官能快感是胡宽智性写作的又一表征。胡宽诗歌语言的矿物质般的质地来自它与直觉和官能的直接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以快感为原则。言说者充分享有口唇快感，倾听者则以全方位的官能快乐而接纳之，构成胡宽诗歌由书写到阅读的快感原则。快感原则的极致是胡宽式的幽默，黑色的、红色的、褐色的、菜色的各色各彩的幽默！幽默，是胡宽对悲剧与苦难的主要言说方式，它同时激起人们的笑声和泪水。

胡宽本质上始终是一个读神者，他拒绝一切规则戒律、权威偶像、神仙贵族，他的不同凡响正在于他创造着一个普通、凡俗的平民的神话。因而他的语言是无规矩、无禁忌、无雅俗之分的平民口语，而且这种口语中随时充满着粗野和调侃，语词之间充满着相互诋毁和杀戮，乃至野蛮的暴力冲突。这种不规则的、粗暴的、杂乱无章的语言，正是胡宽基于他灵智的生命状态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无论在胡宽的口头上，还是写作中都已经成为一种体系，且具有很强的自律性，在某种情况下是这种“说法”在推动着胡宽的言说和写作。

这种“说法”的强大冲击力，使胡宽的写作无法墨守文体的陈规，他需要打破一切规则地说，因而我们便在他的诗歌文本中发现了许多“畸形”排列的无序状态、分行与散体的混杂、序号的倒错、大量“物品”横七竖八地堆砌、甚至数学公式的罗列等等。这种文体上的不拘一格，正是胡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活法”的写照，表现出一个艺术巨匠从生存到写作的原始创造力和大巧若拙的气魄。